



水，身体内部的坚强

■朱荣伟（浙江）

柔软，风把持大大小小
美工刀，镌刻微波，浪花
躺平的美，袒露
脸庞撞见阳光，娇柔
或者暴风侵扰，狂涛，喜怒无常
通透还是混沌
水草一直显露本性
鱼虾嬉戏，无所顾忌
错觉，任性生长
难以辨别方位

水，身体内部
往往隐秘
软肋另一侧，生长钢铁
虚弱，但
挡得住四季刀剑
昂首，奔赴大江大河
直至大海
尽管那些汉河，支流
会抛出媚眼

心深处，飘一些
雨做的白云
自在
难免也泛滥层叠的黑
张扬起风帆
踏浪前行
一路高歌猛进

方桥老街

■胡静力（浙江）

残破的门栏
诉说着岁月的印痕
原先青石板铺就的路
多数也已被灰白的水泥代替
但墙角处还能找到
一些残留的旧时光
在静静地沉睡

一步一步走着
弄堂里窜出来一个小女孩
后脑勺留着两撮小辫
晃悠悠地拿着风车
那许是点缀老街的精灵
此刻亭廊下
桥头阿三正沉香酣睡

柴门

■韦谓诠（广西）

柴门上的藤
像网。网着，日月、星辰
网着，班辈、姓氏
网着，悲欢、离合

疼痛的思绪
不知道如何描述
一只蝉，对着骄阳
慷慨悲歌

该如何，向生活投石问路
挂在墙上的镰刀
经不起，嘘寒问暖
镰柄上光怪陆离的汗渍
沉默不语，泪眼婆娑

日子，是晒坪上的谷子吗
鸟衔走一颗，就少一颗
乡愁，像天雷勾地火吗
滚过沟壑，滚过高山，滚过江河

浅说张孝祥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词

■刘童（安徽）

张孝祥是南宋词人，其文纵横，其人耿直，著《于湖词》等传世。集中大半以豪迈典壮之风贯穿，忠愤悲凉，气动山河。代表作若《六州歌头·长淮望断》《水调歌头·闻采石矶战胜》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等等。其中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一词，我以为乃融入奔腾与骖骖，极尽妙曲之能事也。兹略陈皮毛之见。

首句“洞庭青草，近中秋、更无一点风色。”如同山水情景，毫无浓墨可泼，素色点染而已。有种“洞庭木叶”之秋感，不言则明现矣。接着作者继续在点染之中慢慢荡开——“玉鉴琼田三万顷，著我扁舟一叶。素月分辉，明河

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说。”此番意象恍若仙台之不可说道，只对眼前澹澹的冰轮相近与，皆是纯净的、虚游般的。这里所描写的是景语，又是情语。是独立于词外之语也，属于词人的温婉一脉。

后片“应念岭表经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胆皆冰雪。短发萧疏襟袖冷，稳泛沧浪空阔。”紧承以上，用词渺杳，语境空远。“肝胆皆冰雪”一句，突出词人一生之冷寂，性情之凄楚。也正是因为冰雪之肝胆，才成就了词人之特立之人格。“短发萧疏襟袖冷”与之对应，亦与全词之基调、背景相吻合。终古以来，但凡如此之词

人，其文也寂寞。但是词人不是孤独的，“尽挹西江，细斟北斗，万象为宾客。扣舷独啸，不知今夕何夕。”词人可做的犹可以“挹西江，斟北斗，邀万象为宾客也。”化苍生一切为伴侣，狂放呼啸，不拘一时一地，这又是另一脉也。且能“扣舷独啸，不知今夕何夕”以此“了却”浮生，人生若此，当快事也。

白石道人论诗云：“人所易言，我寡言之，人所难言，我易言之，自不俗。”加之于张孝祥此作当中，亦能窥见其谛。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中的情在景中，景融语里是“人所难言”之事的。如果通篇大幅续写自己的凄凉身世、堆砌性

地描摹苦楚，我以为这只是一种“病吟”。要知道美妙的文辞，“曲性”要占大半的。“曲性”就是情景之感，那种澹净的、清虚的、不掺杂质的艺术。张词最后结尾做一长久的遐想——不知今夕何夕。既是红尘中的自省，也是自醉。一种陶然于世界之外的、遥不可及的苍茫深处。这里，词人张孝祥与天地、人事、万象皆融于一体，不分彼此。当然不是玩物之沉溺，我以为更是当时社会环境所迫出的一种不得已。扣舷独啸，一叶扁舟，“洞庭寂寞秋寒夜，只有词人一舸归”。此刻的精神世界里，只有张孝祥一人而已。



无尽之蓝 摄影 | 刘艺鑫（新疆）

郁孤叹

■方洋吉（安徽）

郁孤叹郁别，奇山亦艰难，红妆皆潏潏，临行亦断别。寒春突景现，复新又一年，与君同感念，于心佳思前，逝桥衔积水，薄衾点面终不见，逝思改面终还是，白发长衫思华年。

郁孤叹箫笙，转载复三弦，单弦弹尽今宵夜雨声，夜以逍遥风伴雨，隔浪击涌击长空，越进越奋发与泪，只为三更诵儒声，庚子风云淡唯吾独不迥。消愁解箫笙，少有丝竹斟美意，何以美酒蒸消愁，悲风画扇秋两意，一属又是十二年，旧景亦曾当时忆，细画和风两年，静逝不与眼前殆，归辰不过惊鸿梦。

郁孤叹贪欢，路亦复路人，行亦道行人，更三五九载，明君过几堂，青鹤飞岑无处还，缘错满，作衔枝泥入高堂，高门敞，心胆寒，一纸军书征人马，脱下素衣铠甲，长枪胜骏马，气锋西盎然，竞跃横刀霜烈断，孤身残影舞残花，立得军功几十丈，赏得金银满大堂。奈何无神杀气眼，不屑于此已无光念的欢眼皆是难，酒当明月郁孤欢。

郁孤叹郁孤，不见春风面满堂，身处夜残落哀叹追思成忆逐少华，踏红尘漫过几生难，一生未得身上雪，只留孤名下苏杭，风声百现化辗转，伯乐无缘见风华，醉卧廷辅梅花馆，松鹤楼上映海生，风拂傲梅敬春花，谁笑惊醒郁孤叹。

副刊部责任编辑：

金松 叶桂秀 王建成
冯开俊 王晓军 胡全旺

西瓜味的童年

■张升航（浙江）

味的童年。

小时候的夏天，没有空调，只有一只年代久远且挂在堂屋上方的大吊扇，还有奶奶手中那把补了又补的蒲扇。夏天炎热时，这两样便是降温的神器，当然还离不开井里那些个清水解渴的西瓜。印象中，老屋的院子外有一口老井，井里的水不管何时都是冬暖夏凉的状态。夏天，室外如蒸笼一般，但井水却非常清凉。有时候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透心凉的西瓜，爷爷就会提前把西瓜放到水井里，让它也避会儿暑。

记得那年夏天，我躺在堂屋的竹榻上午睡，耳边传来的不仅有堂屋上方那只老风扇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，还有门外竹林里此起彼伏的蝉鸣声，烦躁的我在这场“音乐会”下，完全没了睡意。于是，我决定尝几口西瓜让自己冷静下再睡，便独自一人拎着那只挂着绳子的铁桶，来到井边。看着那个在水井里惬意躺着的西瓜，不由让我犯了难。我尝试学着爷爷的样子，将绳索收短

后套在手中，小心翼翼地把铁桶放入井中，然后用桶去捞西瓜。看似简单的动作，可在手里却变得异常困难，一次次以失败告终，没多久我就被汗水浸泡了。不服输的我，深吸一口气，慢慢调整角度，再次尝试。或许西瓜被我的坚持打动，这回很顺利就进入桶内，提了上来。回到堂屋，西瓜好似刚出浴的美女，浑身散发着仙气。切开尝上一口，那股透心凉的感觉从口腔一直弥漫扩大，直到心头……如今，老屋和水井都已成了历史，而水井里的那个西瓜，是我长大后，梦了一生的童话。

“碧蔓凌霄卧软沙，年来处处食西瓜”，客厅，女儿还在大口大口吃着西瓜，汁水顺着下巴流到衣服上，成了一件独有的作品。她怕我训她，调皮地笑着；而我，仿佛从她身上看到了儿时的影子，也笑了。或许，没有西瓜味的童年，那个夏天似乎是不完美的。因为，那汁水流动的瓜瓤里，也偷偷藏着夏日的诗眼，只轻轻一瞥，便满目清凉。